



抢财神

浙江人民出版社

抢 财 神

《杭州故事报》故事选

浙江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 邹炎佩
插图 王 建
责任编辑 朱发耕

抢 财 神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印校印刷厂排版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 字数145,000 印数000,001—140,000
1985年1月第1版 1985年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6103·331 定 价: 0.62 元

目 录

抢“财神”	赵和松(1)
寡妇门前	吴文祖 包朝赞(7)
粘壳鸡蛋	杨承祖(18)
火烧两千元	曲文良(24)
还麦记	刘志华(31)
养兔记	韩贯中(40)
新啼笑姻缘	赵和松(47)
一对未婚的父母	黄宣林 夏元寿(58)
第三次恋爱	朱光义(66)
种瓜招亲	吴光松 韩贯中(74)
“财神菩萨”钻衣橱	吴文祖(85)
瞎眼新娘	叶运昌(93)
独立金鸡会	胡月耕 黄金森(100)
李老太太和她的媳妇	张雨文(110)
一台彩色电视机	叶正祥(118)
三个半仙	韩钊发(124)
无形的魔鬼	周小祥(132)
七十六块银元	张宝昌(139)
阿六卖牛	赵和松(146)
香核桃事件	汪黎明(154)
不平常的姑娘	韩贯中(161)

李小婉巧擒流窜犯·····	章大成(171)
金老头摆书摊·····	周小祥 倪国萍(177)
三彩双龙瓶·····	赵 铁(184)
陈阿毛碰壁·····	赵和松(192)
李阿龙卖杨梅·····	倪国萍(199)
粮站风波·····	王炳銓(206)

抢“财神”

赵和松

乡农科员方瑞银，年轻有为，勤奋好学，掌握了不少农业科学知识。去年，他在西山村帮助推广农业新技术，使这个村获得了大丰收，他重点辅导的一批专业户，增产效果更是显著，收入大大超过一般农民。村民们喜笑颜开，送给他一个外号，叫“财神爷”。

真所谓“春光关不住，好话传千里”，西山村做出了样子，全乡一下子掀起了“科学热”。如今，小方成了大忙人，全乡十几个村都争着请他这个“财神爷”，今天你来拉，明天他去拖。小方纵然有三头六臂，也难以应付。甚至连新婚不久的妻子巧英几次打来电话，要他回去一趟，他也无法分身，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一拖十来天，还排不出个日子来。

这天大清早，巧英又打来了电话。这一回不同往常，巧英的口气硬梆梆，冷冰冰，有点象“最后通牒”。她对小方说：“既然请你不回来，那只好我来看你了，我今天乘早班车来。如果你心里还有我这个妻子，请切莫再离开！”不待小方答话，“啪嗒”——对方已把电话挂断了。

吃完早饭，小方正想去车站接巧英，只见门外闯进一个

彪形大汉，定睛一看，原来是东山村村长宝根。他进来后忙把门关紧，说：“财神爷，手掌手背都是肉，今天该到我们村去了吧。”小方忙说：“会来的，会来的。”宝根摇摇头：“不是会来的，而是非去不可。”“这……”“不要这呀那了。今天我们是先礼后兵，请得动，谢天谢地；疙疙瘩瘩，就只好来硬的了。”“什么硬的？”“抢！”小方不由得笑了：

“宝根同志，哪用得着这样呢……”宝根止住他说：“我也是被逼上梁山的呀，你到我们村里去听听，大家都指着鼻子骂我无能！今天我是向大家拍了胸脯出来的，不请到你誓不罢休！竹靠椅也带来了，我们抬着你走。”

“什么，还要抬？”小方的眼泪都笑出来了：“亏你看得出来，年纪轻轻的坐轿子，岂不让人笑掉大牙？”宝根认真地说：“笑掉舌头也只能这样了，今天不仅要抬，还要请你换套衣服哩！”说着拎起挎包，从里面取出一套西装，一顶礼帽，一副墨镜，一条围巾来。小方看得奇煞了。宝根一本正经地说：“据可靠情报，今天有好几个村都要来请你，为了减少麻烦，必须这样做。”说完，他拎起西装，一抖开，就往小方身上套。小方急了，忙将刚才妻子的“最后通牒”告诉宝根。宝根拍着胸脯打包票，说由他负责派人去车站接巧英，保证一接到人，立即送到东山村与“财神爷”见面。小方还想磨磨嘴皮，宝根不由分说，说了声：“我去派人，你快换装，一会儿就来抬你。”便转身出门，并把门反扣上了。

宝根先叫同来的秀娟去车站接巧英，又招呼另一名青年和自己一起抬着竹靠椅来到小方的住处。他开门一看，不喜欢，小方果已化妆完毕。你看他，身着西服，头顶礼帽，

眼戴墨镜，一条银灰色的围巾在脖子上围了三圈，把嘴巴鼻子都遮了个严严实实，左看右瞧，俨然象一位海外华侨。宝根笑呵呵地把他搀出门外，扶上靠椅，“嗨！”地一声抬起，飞步往东山村而去。

再说秀娟受宝根之命到汽车站接到了巧英，把原委一说，巧英象当头挨了一闷棍，愣了半天说不出话来。你道为什么？原来她此番来找小方，也是身负重任的。她所在的南溪村为了请小方这位“财神爷”回家，打出了巧英这张“王牌”。谁知打了几次电话，都没有成功，大家就催她亲自上门施加压力，谁想到竟然扑了个空。怎么办呢？巧英是个聪明的姑娘，她眉头一皱，顿时计上心来。她不动声色地说要去找个人，让秀娟在车站等她。秀娟不知是计，点头答应了。她飞快地七拐八弯，钻进了邮电所，给自己村里挂了个电话。

接电话的是团支部书记阿林。村里人得到这个情报后，马上研究了对策。大家说，既然东山村可以抢“财神”，那我们南溪村也不是“吃素”的。好在从乡里到东山村，非得经过南溪村不可。我们只要等在村口，来个“以逸待劳”，这“财神爷”就是我们的了。

且说宝根他们抬着“财神爷”一路小跑，路上不少人问他抬的是什么人？他都嘿嘿一笑，说是位回国观光的海外华侨。好在每当此时，被抬着的“财神爷”总密切配合，不时向人们点头、挥手，大家自然也没有引起什么怀疑。现在，只要穿过南溪，便是东山村了，宝根好不得意，尽管浑身上下已是汗水淋淋，脚步却越来越快。

刚到南溪村口，守候多时的阿林等人拦住了宝根。这阿

林生性活泼，爱开玩笑，他满脸堆笑地问宝根抬着的是什么人？宝根照式照样地说了一遍。阿林双手一拍，说道：“既是回国观光的，那也是我们的客人，就请停步歇息吧。”宝根不知秘密已经泄露，还以为阿林说的是真心话，便信口胡诌领导有指示，参观路线已定，中途不便耽搁，说着夺路想走。阿林嘻皮笑脸地缠住不放，其他的人也一齐喊着要宝根把竹靠椅放下来。宝根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他脸孔一沉，说：“阿林啊，开玩笑也要注意分寸哩！这，这是华侨，你可要注意……”阿林胸脯一挺：“注意什么？”“注意国际影响！”阿林哈哈大笑起来：“宝根哥，别吓唬人了吧！我看还是注意点国内安全吧！”宝根急了：“此话怎讲？”阿林咧嘴一笑：“我刚才接到通知，说是有个乔装改扮的假华侨，混到我们乡来了。你身为村干部，莫要真假不分！”宝根听了这话，头顶“轰”地一响，呆住了。围观的人看见他那副瞠目结舌的模样不禁哄然大笑。就在这时，阿林他们一拥而上，夺抬杠的夺抬杠，扳竹靠椅的扳竹靠椅。宝根寡不敌众，只得“束手就擒”。

就在这当口，怪事出现了，只见竹靠椅上的“财神爷”双脚一蹬，“呼”的一下跳到了地上，随后转过身子，冲开人群，拔腿向乡政府方向飞也似地逃去。

众人大惊，连忙拔腿追赶。刚好这时秀娟和巧英迎面过来。阿林大喊：“巧英，拦住他，小方还要逃呢！”巧英几步上前，一把将“财神爷”拦腰抱住，嘴里骂着：“你，你还要到哪里去呀？”“财神爷”不答话，只顾挣扎着身子。巧英说：“你这样人不象人，鬼不象鬼，好看是不是？”说着就去摘他的墨镜。可是“财神爷”一把挡住，把脸孔死死



地捂住。巧英见状又好气，又好笑，狠狠地在他胳膊上拧了几把，他也不当一回事，只顾把头往脖子里缩，好象要把脑袋缩进身子里去。

这时候，阿林他们也赶到了。他笑笑说：“小方，还怕什么难为情呀？我们并不怪你！”说着，大家七手八脚地摘去了“财神爷”头上的礼帽、墨镜、围巾……天哪，真是不摘不知道，一摘吓一跳，这“假华侨”根本不是“财神爷”小方，而是田家坞的田小虎！他外号叫“卓别林”，是村里业余剧团的“小花脸”。

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大家转念一想，这莫不是宝根搞的“调虎离山”计？便盯住宝根追问。宝根哪里还弄得清楚，他急得一把抓住田小虎的胸脯，挥挥拳头说：“好小子，你要不把事情讲清，我不跟你罢休！”田小虎抓抓头皮，只得把事情来龙去脉说了。

原来，田家坞今天也派人来请“财神”，他们寻到小方的住处，正巧听到宝根与小方的谈话，于是，趁宝根外出找人的空档，他们抢先把小方请走了。为了防止宝根回来后追寻，田小虎来了个将计就计，以假乱真……

真相大白后，大家都面面相觑，哑口无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觉得靠“抢”不是办法。

乡领导了解到这个情况，十分重视，当即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马上开办农科培训班，由小方当老师，向广大群众传授农科知识。消息传出，大家奔走相告。这个《抢“财神”》的故事，也就到处传开了。

寡 妇 门 前

吴文昶 包朝赞

富春江边有个风景秀丽的小村子，村口孤零零的一座小房子里，住着个年轻漂亮的寡妇，名叫银花。三十多岁年纪，高耸的鼻梁，水汪汪的眼睛，一身皮肤，任凭风吹雨打太阳晒，总是雪白粉嫩，匀称的身材，不管什么样的衣裳一穿到她身上就格外好看，所以有人称她是“荷花观音”。

这样一个寡妇，家里除了一个五岁的孩子，没有其他入，因此，她的门前可就热闹啦！上门求亲的，劝她改嫁的，还有动她歪脑筋的，也有把她当作艺术品来欣赏的，说句古老话，真是“车水马龙，门庭若市”。

这一来就使得银花很难对付了，既要认真戒备，又不能得罪人。唉！真是“做人难，做女人更难，做一个年轻漂亮的寡妇特别难呀！”

有一天晚上，银花吃罢晚饭，关门落闩上了楼，哄儿子睡着后，在灯下缝衣服，突然想到还有条裤子晒在门口没有收回来，连忙放下衣服下了楼。当她打开大门一看，门外却站着一个人，这可真吓了她一大跳。连忙问：“谁？”那人好象也有点惊慌失措，回答说：“是，是我。”一听声音，原来是村里的一个老光棍。

此人名叫阿土，三十五岁了，脸皮特别薄，见到女人就脸红，至今还单身一人，没结婚。有人问他：“阿土，我给你做个媒吧！”他总是脸一沉，说：“好了好了，寻啥开心。”这婚姻大事一拖两拖就拖下来了。

但是，自从银花死了丈夫后，阿土暗地里常闭上眼睛心里想：“她没有丈夫，我没有老婆，她要是肯嫁给我，我做死都情愿！”可睁开眼睛又摇头了：“不行，不行，她是一朵花，我是一堆豆腐渣，鲜花哪能往豆腐渣上插？”后来他发现有有的人对银花存心不良，觉得自己一个男子汉大丈夫，有责任保护这个容易被人欺侮的寡妇。因此就偷偷地肩起了义务警卫员的工作。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就到银花屋前屋后巡逻一番。谁知今天却被银花碰上了。

银花对阿土的印象谈不上好，也说不上坏，一直来只觉得他很可怜，过去也曾帮助过他。比如，钉个扣子呀，补双袜子呀。自从自己成了寡妇以后，她和所有男人都断绝了来往，对阿土的这些帮助也完全取消了。她知道“人言可畏”，寡妇的一脚一步一言一笑都要格外小心。如今见光棍阿土深更半夜还站在自家大门口，不免有些心慌，本想批评几句，但话到嘴边又改了口，只是平静地说：“阿土哥，你半夜三更站在这里干啥？”阿土本来就有点不好意思，听她这样一问，就更难为情了：“我……没有，只是看看。”银花见他这副神态，觉得又好气又好笑，又可怜又可恼，但还是好言相劝：“这里有啥好看，快回去吧，当心着凉，生起病来可没有人照顾你呀！”阿土听了这番话，觉得心里甜滋滋的，好象吃了冰淇淋，于是又在心头出现了他原来那个“她要是肯嫁给我……”的念头，鼓起了勇气，一个箭步冲

上去，说道：“银花，我们……”

这一突如其来举动，吓得银花胸口别别乱跳，慌张地说：“你想干啥？神经病！”说完，转身逃进屋里。“彭”地关上了大门。

过了好久，阿土才清醒过来，他听听屋里毫无动静，自己想想也觉得可笑，哪能这样冒冒失失的呢？唉，真是该死，该死！回到家里，象做了小偷被人抓住似的，躲了三天不敢见人。

从此，阿土就怕见银花，一见到银花就会心跳脸孔红。但不知为啥，他还是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到银花屋边去巡逻。

时隔不久，农村里实行了生产责任制。银花分到一块离村最远、土质最差的清沙田。这一来，急得她抱头痛哭了一场。阿土得知了这个消息，觉得在人家碰到困难的时候，男子汉大丈夫应当挺身而出，帮助她，可是怎么帮呢？对调块田吧，看来银花是不会同意的；自己代她种吧，她会不会又骂我“神经病”？阿土摸着后脑勺，皱皱眉头，觉得实在是使劲使不上。后来左思右想，觉得银花的田适合种芝麻，还是建议她种芝麻吧。对！就这么办。

这天晚上，阿土拎了一小袋芝麻种，来找银花。走到银花屋边一看，嗨，门口站着个人，阿土想：“嗯，有情况！”他连忙躲到树后看动静，只见那个人，把一袋东西放到门边上，又摸出一封信放到袋上，还从门缝里张了一会，然后在门上“笃笃笃，笃笃笃”敲了一阵，就急忙转身走掉了。他这一转身，阿土看清了，原来是村干部阿金。阿土心里暗想：“好啊，原来你也在动银花的脑筋呀！可你是有老婆的呀，

你这有妇之夫不是违法乱纪吗？好，我倒要看看你给寡妇送了点啥？信上又写了些啥？”阿土想到这里就急忙往前走，当他来到门边，只听“吱呀”一声，大门打开，一个门里，一个门外，两人打了个照面，银花一惊，说道：“啊？又是你这个神经病！”她这一说，吓得阿土转身就逃。

银花面对这一袋东西和一封信，没了主意，她想：“让它丢在门口吧，万一被人发现，添油加醋地传扬开去，那真是跳到富春江也洗不清。怎么办呢？若把东西拿进来吧，又怕中圈套上当。最后无法，只得抱起儿子，拎起袋子，拿起信，直奔阿金家去。

阿金刚才给银花送了东西，回到家，刚想脱衣睡觉，只听银花在门口喊他：“阿金哥，开开门，我有点事，要紧的事！”她这一叫，吓得阿金心里别别跳，连忙轻声轻气地问老婆：“哎，银花在叫我，我要不要去开门？”说到这里，大家一定会问阿金为什么会这样呢？

原来阿金和银花从小很要好，读书时共过桌，后来又都是公社业余剧团的积极分子，一个演小生，一个扮花旦，上台亮嗓子，落台塞条子，好得不得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分道扬镳，各奔前程，一个嫁了丈夫，一个娶了妻子。

阿金的妻子叫阿秀，长得和银花不一样，皮肤墨墨黑，指头老老粗，走起路来冬冬冬，步步有声。有人说她是健康美，也有人说她是“三大一小”：吃饭胃口大，说话喉咙大，干活力气大，就是气量小。她对阿金可说是样样称心，处处满意，就是一点不放心——当她得知丈夫过去曾经同那个寡妇有过纠葛的情况以后，总觉得丈夫处处在关心银花，有时还眉来眼去的，情况十分严重。于是，她就对丈夫来了

个开门见山：“哎，你不要老是金花银花的，少同她牵东绊西。”阿金笑笑说：“你们女人也奇怪，为啥气量介小？你管别人介严，自己呢？”“我怎么啦？”“你不是经常给阿土洗衣服，补裤子，有时还捧菜给他吃。”“啊？”阿秀吃了一闷棍，但她没做亏心事，也就不怕鬼敲门，理直气壮地说：“人家阿土是光棍，我可怜他，怎么啦？”“那人家银花是寡妇，我也可怜她，犯法啦？”

就这样你一“拳头”我一“巴掌”地争了大半夜，最后还是阿金屈服，无条件接受老婆的约法三章：一、不准进银花的门。二、不准给她送东西。三、不准单独谈话。

从此，阿金和银花的接触转入了地下。阿秀对阿土的帮助也不那么大模大样了。

可现在银花却打上门来了，不理她不行。如果单独接待，岂不违反“约法三章”？因此，阿金也不得不经“请示”后再行动。

不料今夜阿秀的气量特别大，善心大发，说道：“你去看啥事，少跟她罗苏。”

阿金下了楼，开门一看，只见银花一手拎袋子，一手捏着信。他连忙对银花摇摇手，又指指楼上，意思是叫她小声一点。银花很知趣，就放低声音说：“刚才我听到有人敲门，开门一看，不见人影，只见这两样东西，我看肯定不是好人，特地送来，请你处理。”说着把信和袋子都递给阿金，转身要走。阿金连忙说：“这是给你的信，你看看再说嘛。”“不，不，肯定没有好事体，还是你看吧，由你处理。”

他们这里轻轻地谈着，楼上的阿秀一句也听不清，可着急了，“冬冬冬”地敲着床头板，叫道：“天快亮罗！啥要

紧的事，连天亮都等不及啦？”银花一听，转身就走，阿金连忙将袋子往门口稻草堆里一塞，把信装进口袋，然后关门上楼，对老婆说：“她看见门口有个人，怕是贼骨头，特地跑来报告。”这叫事先请示，事后汇报，目的是希望老婆说：

“那你快去看看。”但阿秀却笑笑说：“哼，寡妇门前嘛，还能断人。谁叫她不嫁人？活该！”“你别那么说，嫁不嫁是她的自由。”“是的，我知道你巴不得她不要嫁人。”一句话就将阿金的嘴巴封住了。

这天晚上，阿金一直没睡好，翻来复去地想着怎样把那一袋东西送到银花手里，并让她高高兴兴地收下，可就是想不出好办法来。

第二天，他想了一天还是没想出办法来。傍晚回家，只见阿秀在拖稻草垫猪栏，他吓了一跳，连忙偷偷过去一摸。还好，东西还在，但他觉得这东西得赶快送出去，搁在这里不行，夜长梦多，怕惹是非，晚上送去时，不妨和银花来个当面直说，她肯定会接受的。

晚上，他又溜出家门，从稻草堆里拎起袋子，就朝银花家跑去。他来到银花家门口，只听屋里小孩子“哇啦哇啦”在哭，仔细一看，里面墨黑。推推门，门闭着，连叫了几声无人回答。他突然想到：“莫非银花她……”这时，又听到楼上“彭”地一声响，小孩子拼命叫“妈妈”。“啊呀糟糕！”阿金急忙抓过一根竹竿，往墙上一靠，丢下袋子，“刷刷刷”几下爬到窗台上，跳了进去。谁知他这一行动恰恰又被光棍阿土看见了。这下阿土火啦，心想：“你昨天晚上偷偷给银花送东西、送信，我没有给你声张出去，你倒好，今晚竟爬窗门啦，一个堂堂的干部，不想办法照顾孤儿寡